



心昭日月

吴亚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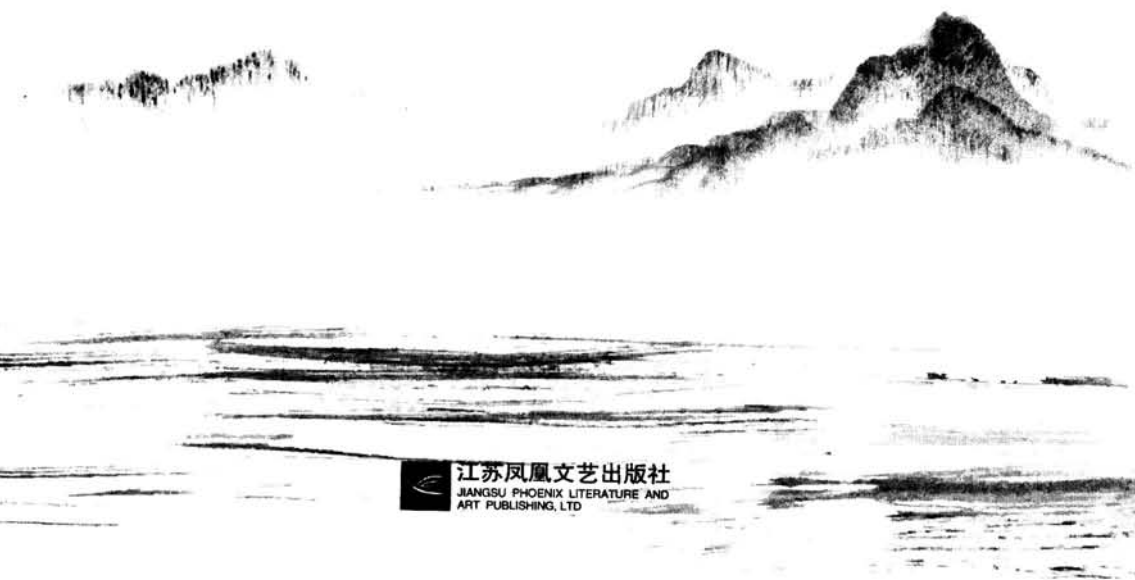
法治之路艰难曲折，多少人披荆斩棘砥砺前行，甚至，不惜用鲜血点缀沿途壮美的风景，用生命铺就通往神圣的法律殿堂。其中，有这样一群肩负特殊使命的人，时刻捍卫着法律的尊严与权威，用心血和生命注解法律的真谛，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力，他们就是——法官。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吴亚频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心照日月 / 吴亚频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399-9839-8

I. ①心…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7110 号

书 名 心照日月

作 者	吴亚频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125
字 数	33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839-8
定 价	3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洒在法庭上的阳光

今年北京的冬天来得有点迟，虽然已过了小雪节气，但天气依然是暖洋洋的，大街小巷还是那么色彩斑斓。冬日的阳光不时会驱散半空的雾霾，投射在紧靠窗户的书案上，让我内心不但充满了几许暖意，而且充满了对拥有的鲜活生命和平静生活的感激。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和心境下，开始阅读吴亚频法官的长篇小说《心照日月》的。这是她第一次尝试创作长篇小说。实话说，这部小说下载在我的电脑里已经有些日子了，我却迟迟没有开始阅读它。一个原因是适逢年底工作确实太忙，常常东奔西走到处奔波，难得有阅读长篇小说的时间和心情；另一个原因是我并没有对这部小说抱有多大的心理期待，对这一点我必须坦白。吴亚频法官以前的作品我都读过，她几年前创作的《清流飞花》，以纪实的手法记录了她几十年法官生涯办理的几个难忘案件，文字朴实无华。她写的电影文学剧本《孩子，你在哪里》，也是以所办的案件为原型，以一个女法官的视角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现在，她又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能写成什么样子呢？根据我以往的阅读经验判断，退休法官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都是作者个人工作的点滴回忆，多是生活的堆砌和记录，对结构故事人物思想文采什么的，是不能有太多的期许的。

可是，当我开始这次阅读之旅时，我就发现我错了，我为自己的经验主义错误感到惭愧！这不是一本寻常意义的法官回忆录，而是一部真正的优秀小说作品，是一幅全景展现基层法院生活的真实画卷。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栩栩如生，身上落满了生活的灰尘；每一个细节都真实生动，处处沾染着生活的色彩。感谢吴亚频法官创作出了这部饱含生活气息的作品！但她要感谢三十多年的法官生活给她的丰厚馈赠。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许多作家为了寻找创作的灵感，挖空心思地到处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但仍然把不准生活的脉搏，创作出来的作品依然与生活隔离。其实对于创作者而言，生活不在别处，就在自己的眼前，诗意也不在远方，就在自己的身边。吴亚频法官这本《心照日月》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当翻开这本由从业三十多年的法官写的法治小说，

浓郁的生活气息会扑面而来，书中每一行文字都充满了烟火之气，书中每一个场景仿佛就在我们的眼前，活灵活现，清晰可见。

《心照日月》更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幅展现基层法院生活的真实画卷，而是在生活之中融入了创作者的深入思考和人文情怀。吴亚频法官写这本书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还原生活回忆过往，更不是为了记录曾经办过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案件，简单作一番是非善恶的评判。如果为了这样简单的目的，在基层法院一线办案三十多年的她，再写10部像《清流飞花》那样的纪实文学也有写不完的案例。这次她之所以抛弃了曾经熟悉的写作路数，开始攻关从来没有碰触过的长篇小说，一定有着更高的志向和不一样的梦想。庆幸的是，我们在书中看到了她的志向和梦想。她精心撷取了基层法庭生活的精彩瞬间，不仅用文学的手法展现了一线办案法官的心路历程，更多的展示了当代法官对人性的拷问和对法治的思考。每一个法官都会办许多情与法、法与理纠缠不清的案件，但能够拨开这些纷繁复杂的迷雾并进而引发对社会和人性思索的人却很少，许多人早已被这些纠缠消磨掉了思考的能力和锐气。作为一名作家，作为一部文学作品，需要的恰恰是这种锐气和能力。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经说过：“毕竟生活是不朽的，当我们把对生活不知疲倦的热情，注入笔下对世相的追问时，作品本身的活力和感染力便会燃烧起来。”用这句话来评价吴亚频法官的这部小说再恰当不过。相信这部小说的出版，一定会在某些读者的心中燃烧起来。

读完《心照日月》这部小说时，天色正值黄昏，北京冬日特有的雾霾又一层一层漫卷过来。我揉揉酸胀的眼睛向窗外望去，窗外混沌一片，但我却仿佛看见了吴亚频法官和她书中的那些人，看见了她工作了几十年的那个法庭。在我的想象之中，那个法庭一定是朝阳而建的，每当法官们坐在法庭上开庭问案时，总会有一缕一缕的阳光穿窗而进，照在法庭的地板上，照在那些心中向往光明的当事人的身上……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特约评论员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艺术委员会委员 田水泉
人民法院影视中心主任

2016年12月5日于北京

目 录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各执一词	北城疑团	出乎意料	应接不暇	外贸告急	大闹法庭	横生枝节	保全风波
.....							
173	151	121	095	077	045	021	001

第九章	一票否决		185
第十章	祸不单行		195
第十一章	千里寻踪		215
第十二章	心照天日		233
第十三章	真的累了		255
第十四章	越战越勇		265
第十五章	我心依然		285
后记			299

心昭日月



第一章 保全风波

—

初秋的午后，江南小城闷热异常，树梢纹丝不动，知了在无力地呻吟。

一辆法院的警车在低矮平缓的山峦中穿行，向洋桥镇方向驶去。

何丽娜紧闭小嘴，眯着漂亮的眼睛，专注地驾驶着警车，淡蓝色短袖制服上汗渍斑斑，瓜子脸上汗水涔涔。后脑上，一撮发梢翘在银色发夹外面，随着汽车的震动在不停地颤抖着。

她是湖滨县人民法院民二庭的副庭长，早过了不惑之年，还保持着少女般婀娜的身材。

坐在副驾驶上的是小伙子邹晓义。他身材单薄，深沉狭长的脸上，戴着一副褐色边框的近视眼镜，镜片里露出了他焦急的眼神，眉心处一道竖纹挤在了一起。

此番去洋桥镇，是他承办的债权转让案件，还有几天就三个月了。原告

几乎是每天催问，已经怀疑他这个法官与被告有什么特殊关系。

该案明天下午开庭。如果法院的封条今天还没有贴到被告的财产上，他无法面对原告的责问是小，一旦原告起诉有理，判决被告败诉，原告90万元的货款，因法官没有及时采取诉讼保全措施而执行不到，原告会放过他这个承办法官吗？不会！一顶失职的帽子会永远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今天是星期日，下午3点30分，湖滨法院召开“百日竞赛”动员大会，一律不准缺席。邹晓义只能硬着头皮，赶在开会前，请何丽娜副庭长跑一趟。

他中专毕业，先在湖北老家的小镇上做了一名中学教师，又用六年时间自学法律，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飞出了崇山峻岭，来到了美丽的江南小城。

一晃，在湖滨法院度过了七个春夏。两年前，法院实行车改，取消了专职驾驶员，法官下乡办案，警车一律由法官自己驾驶。

邹晓义不会开车。刚到法院时，高昂的学车费使他望而却步。如今形势摆在面前，他不得不认真对待此事。很快，交通规则的理论考试一举考了99分。

谁知，理论考试的分数快要过期了，他的驾照还没有到手。

这两年中，邹晓义手里的未结案件，长期保持在100件以上，最多时有180多件，网上的红灯一亮，他坐立不安，加班加点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哪还有时间去学开车？

不学开车影响工作，学开车又影响工作，这个怪圈已经缠绕他很久了，无法摆脱。

前几天，驾校的通知又来了，十月中旬他可以上车学习。若错过这次机会，99分的成绩就付诸东流了。他暗下决心，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驾照拿下，再不能被案件牵着鼻子走。

警车继续在烈日下疾驶，滚烫的公路上依然泛出刺眼的白光，邹晓义用手推了一下鼻梁上的近视眼镜，皱着眉头看着车前白晃晃的路面，若有所思。

何丽娜在民二庭主要负责审理破产案件，前三个季度已经审结了12件，创造了湖滨法院一年审结破产案件之最，现在还有13件破产案件没有结案。

前几天，湖滨县外贸总公司的老总，被外省的一个大案牵涉，突然被捕。他进去没几天，就传出惊人消息，这个国企老总走私普通货物、信用证诈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超过1亿元！这个天文数字，让湖滨县的领导们心惊肉跳、

寝食难安。

如此巨贪，在湖滨县，不！在江州地区闻所未闻。

随即，外贸总公司再次爆料，公司资不抵债 16 亿之多。

省城的建行闻听，急了，外贸总公司欠他们一家银行就 10.31 亿元，怎么办？

事不宜迟，一份要求外贸总公司破产的申请书从省城建行飞到了湖滨法院。

如此突发事件，不得不引起湖滨县与江州市两级领导的特别关注与重视。

曾经红极一时、辉煌无比的外贸总公司破产了，公司顿时陷入了瘫痪状态，接踵而来的是 200 多名职工的安置、养老保险、集资款、应收应付等一大堆问题，公司乱得像一锅糨糊。

何丽娜手里有商事案件 60 多件，加上 13 件破产案件，她忙得晕头转向。法院领导临时将邹晓义调到了破产小组。

何丽娜知道，邹晓义性格内向，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赶在“百日竞赛”动员大会前，让她去被告单位采取诉讼保全措施。

洋桥镇到了，被告建良减速机有限公司坐落在小镇的东侧。

建良公司坐南朝北，一人多高的电动门关着，门前是一条乡镇公路，两排冬青行道树浓密青翠。

何丽娜朝公司里瞥了一眼，大约十几亩地。西边是一幢两层办公楼，东边一幢是双跨大车间，中间唯一的道路上停着几辆汽车，路的尽头是一个蓝色彩钢瓦大仓库。

何丽娜将警车停在了公司大门外的冬青树下。她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两点多钟，离动员大会还有一个多小时。

他俩走出了警车，烈日灼人，热浪翻滚，挂在脖子上的工作牌随着他们的脚步在胸前跳动着。

两位法官出示工作牌，让门卫老太通知公司老总章建良直接到仓库见面。说完，何丽娜步履轻盈地向蓝色仓库走去，犹如一朵轻云飘向天边。

邹晓义拎着黑色公文包，迈着大步紧随其后。

大约 600 平方米的大仓库没有窗户，彩钢板的顶上间隔着几块透明板，

阳光从透明板里直射而下，整个仓库变成了大蒸笼，闷热异常。

仓库中央，三个高高的钢架矗立在那里，上面有螺纹钢、角钢，也有圆钢、模具钢，地上有工字钢和几盘线材，还有大小厚薄不一的钢板躺在那里，占去一大片地方，钢板上面有明显不规则的切割痕迹，几把切割气枪，随意地扔在钢板上。

西边角落里的十几台电机灰头土脸，蜷曲在那里，似乎在痛苦地呻吟。

洋桥镇的支柱产业是减速机和模具开发，从建良公司的仓库看出，被告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钢材买卖。

原告申请诉讼保全是95万元，这些钢材值95万吗？是建良公司的吗？两位法官围着钢架转了一圈，额头上的汗珠就直流而下。

他们认真地做着诉讼保全的准备工作。何丽娜清点钢材，邹晓义拿出封条填写查封日期，一旦确认这些钢材是建良公司的财产，刷上胶水，往高高的钢架上一贴，便大功告成了。

“快来人呀！抓小偷！抓小偷！”远处传来了急促的呼喊声。

一位精干黑瘦的老头穿着白色背心，浅灰色短裤，迅速向仓库跑来。

他叫章浩林，是建良公司法定代表人章建良的父亲。他边跑边喊，才几秒钟，他的身后就冒出了几个人，一起向仓库赶来。

何丽娜向大声疾呼的老头迎了上去。

“你们是谁？谁允许你们进来的？”老头颧骨凸出的脸上青筋暴起，花白的板寸头歪着，愤怒地质问何丽娜。

何丽娜微笑着把挂在胸前的工作牌向他出示：“我是湖滨法院的何丽娜，到你们公司执行公务，进行诉讼保全。”

诉讼保全？什么诉讼保全！老头听都没有听说过，他不懂，也不想懂。

他走到跟前，一愣，原来是在填写封条。这个他懂，他知道法院的封条意味着什么。

章老头毫不犹豫地用力将邹晓义一推。

邹法官一个趔趄，后背重重地撞在了旁边的钢架上。他咧开了嘴巴，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一道黄色铁锈印在了蓝色制服的肩背处。

邹晓义站稳后双眉紧锁，镜片里露出了一道严厉的目光，眉宇间的一道

皱纹深深地刻在那里。

章老头无视邹晓义严肃的目光，伸手就去抢他手里的封条。

邹晓义一闪，用身体挡在了老头的前面，把封条放在了背后。

“住手！”何丽娜的声音清脆响亮。

老头一怔，回头一看，是瘦小的女法官在呵斥。

住手？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章老头“嘿嘿”冷笑了一声。他转身又将邹晓义一推，再抢封条。

“你想去看所，你就抢！”何丽娜怒目圆睁。

此刻，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匆匆跑了进来，汗水挂在了他橄榄形的脸上。

他认真地上下打量着何丽娜。这个女法官，娇小精致，是标准的江南美女，没想到，声音会如此响亮。他知道，直接与法官硬碰硬肯定不妥。不过，在自己的地盘上让他们如此放肆，也不行。这些钢材，过几天要送到工地上去，是他几次找县委的表兄才落实下来的。现在，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受到政策调控，形势非常严峻，是表兄帮忙，公司才没有关门歇业。

这些钢材绝对不能让法院查封，不过要讲究策略。他向父亲微微摇头。

章老头看到示意，立即停在了哪儿，双手叉腰，把邹晓义挡在了两个高高的钢架中间，一副不可侵犯的样子。

七八个工人趁机围拢过来。

何丽娜判断，这个穿着打扮很特别的中年人应该是章建良。他瘦筋筋的身材，橄榄脸上眉稀眼小，尖尖的脑袋中间从前额到后脑留着一撮头发，耳朵两旁干干净净，显得脖子上粗大的项链金光闪闪，一件白色小格子无袖衫裹在身上，下穿一条牛仔裤，右臂胳膊上，文着一只猛虎，张开着血腥的嘴巴，脚上是一双深棕色沙滩鞋。

“你就是章建良？”何丽娜问。

“是，我就是！”章建良把鸡冠头一扬。

何丽娜手指工作牌：“我是湖滨法院的何丽娜，他叫邹晓义。这些钢材是你们建良公司的吗？价值多少？请提供你们的进货发票。”

章建良火了，尖尖的脑袋一歪，大声喊道：“是我公司的钢材，怎么啦？你有什么权利来查封我的钢材？”

既然这些钢材是建良公司的，何丽娜把事前准备好的裁定书递给了这位老总，让他签字。

他瞥了一眼裁定书，惊讶地大声说：“什么？查封95万元？有没有搞错？我们与方迅公司有什么关系？”

何丽娜看着章建良夸张的表情，认真地说：“不开庭，原被告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不清楚，谁对谁错只有开庭后才能知道。”

章建良喉咙更大了：“还没有开庭，你们就来封我的财产，天底下有你们这样明目张胆帮原告的吗？”

何丽娜目光严肃，再次耐心解释诉讼保全的法律规定。

章建良“哈哈”大笑了起来，骗谁呢？要是法官与原告没有关系，会这样做吗？这个女法官分明在狡辩。

邹晓义已经将一张封条贴在了高高的钢架上，紧接着，第二张往上贴。

“住手！”章建良大声呵斥，跑了过去。他警告邹晓义，必须把钢架上的封条拿下。

他从鼻孔里发出了一声有力的“哼”，手不由自主地从前额撸到了后脑，把额头上的汗抹在了头发上，显得尖尖的小脑袋上油光闪亮，手臂上的老虎，目光凶残冷峻。

什么？逼迫法官把刚贴的封条揭下？

一股怒火直往上窜，何丽娜脸色发白，额头上的汗珠往下滚落，后背上，淡蓝色的制服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她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瞪着眼睛，一字一句地对章建良说：“法院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一旦造成被告损失，由原告承担。”

章建良冷笑道：“废话，原告承担？他们能承担得起吗？你听好了，不把封条拿下，别想离开！”

十几个人迅速向何丽娜靠拢，把她围在中间，逼她表态。

仓库里闷热异常，一个个汗流浃背。

邹晓义趁机拿着手机对着钢架拍照，又对着地上拍了几张。

章建良愤怒地大声喊道：“把他的手机拿下。”

章老头一个箭步用力打在了邹晓义的手上，手机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霎时滑出了几米，停在了一个矮胖的小伙子脚旁。

邹晓义跑过去，晚了，手机被小伙子捡去了。

“谁允许你拍照的？你有什么权利？”章建良蛮横地指责邹法官，手指快要触到法官的鼻尖了。

何丽娜强压怒火，正色道：“邹法官这样做完全合法，拍摄照片才能知道法院到底查封了你们公司多少财产，你可以清点后在查封笔录上签字。请你把手机还给邹法官。”

“手机可以还，但必须把刚才的照片删除！”章建良神气地昂着鸡冠头。

“对！必须把照片删除！”章老头也大声助威，脖子上的汗水往下直淌，发黄的白色汗背心上，黑乎乎的湿了一大片。

“删除可以，你必须清点这里的钢材，在查封笔录上签字。”何丽娜的声音严肃，透着一股凉气。

“想得美，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章老头越发蛮横。

“我当然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就是因为知道了，我们才到这里来执行公务，我再次告诉你们，如果现在不把手机还给邹法官，就是妨碍执行公务、就是抢夺法官私有财产，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将由你们承担。”何丽娜脸色冷峻，仿佛使蒸笼般的仓库里注入了一股冷飕飕的寒气。

她的话音刚落，那个胖墩墩的小伙子迅速将手机扔了过去，差点砸在邹晓义的头上。

邹晓义从地上捡起了手机，破碎的屏幕上没有了反应。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僵持还在继续，何丽娜看了一眼手表，再不离开，开会就要迟到了。她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很是着急。

何丽娜再次催促章建良在查封笔录上签字。

开玩笑！这个字一旦签下去，是什么概念？章建良又发出了一声冷笑，双手叉腰，还是那句话，不把封条拿下，谁也别想离开这里。

这形势，让章建良签字，显然是徒劳。

何丽娜对章建良说：“如果你这个法定代表人拒绝签字，那么，我们只能留置送达。”

想溜？没门！章老头拿起地上的切割气枪，跑到了何丽娜的前面，挡住

了去路。

二十多年的法官生涯，形形色色的当事人何丽娜见得多了，想用这一套来吓唬法官，搞错了对象。她看了一眼气势汹汹的章老头，义正辞严：“请让开！”

章老头的打火机“咔嚓”一响，喷火枪里射出了一股蓝幽幽的火焰，足有十几公分长，肆虐地发出“滋滋、滋滋”的声音。

何丽娜一怔，停住了脚步，火焰在她面前肆无忌惮地跳动。她没有想到，老头会动真格。

闷罐似的仓库里，随着“滋滋”作响的火焰，一股股热浪向何丽娜袭来，使人有了窒息的感觉，气氛更加紧张。

何丽娜愤怒了，邹晓义也愤怒了。她瞪着眼睛，已经不能控制自己愤怒的情绪，看着这个猖狂的老头，挺胸抬头，迈着坚定的步伐向蓝幽幽的火焰逼近。

她对章老头大声说：“好！你往这里来！”她指了一下自己的脸，“你决定和法律对抗就往这里来。”她一步一步朝章老头逼近，声音更加响亮，“来！来呀！”她毫无畏惧的气势、宁死不屈的气概完全镇住了老头，震住了所有人。

邹晓义将滑落在鼻梁上的眼镜用力一推，踏着坚定的步伐，与何丽娜并肩向“滋滋”作响的火焰靠近，沉稳地跨着一步又一步。

章老头拿着喷出火焰的气枪，僵硬地一步一步往后退。

“你们听好了，我们今天执行公务，你们如有异议，完全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去申请复议！”说完，何丽娜勇敢地从蓝幽幽的火焰旁走过，器宇轩昂地大步向仓库门口走去。邹晓义一步不落地跟在旁边，他们走出了法官的从容与淡定。

父子俩愣住了，呆在了那里。章老头手里的喷火枪还在“滋滋”地冒火，烤得他浑身是汗，白色的汗背心已经被汗水染成了一片灰色。他歪着花白的板寸头，很纳闷，他用这种手段，不知吓退过多少前来要债的人，这次居然失灵了。

两位法官走出了公司大门，快步向树阴下的警车走去。何丽娜打开车门，一踩油门，警车像箭一般射了出去。

回过神来的章建良，带着一帮人追到了公司的大门外。

章老头颧骨凸出的脸被气歪了，跺着脚朝远去的警车狠狠地骂道：“你们这些昏官，老子不会放过你们！不会放过你们！”

“你们等着，老子一定不会放过你们……”

警车越开越远，骂声越来越小，何丽娜的心在“咚咚”直跳，做法官这么多年，到被告单位查封财产，吵吵闹闹的不足为奇。今天，章老头挥舞气割枪的举动，她还是第一次碰到，刚才表面镇静，心里却非常担心，一旦老头冲动，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全国的法官在办案中，因公受伤、牺牲的人数逐年上升。就在前不久，外地法院在一次执行中，暴徒用汽油烧伤了十几名干警，其中三名重伤，还有一名法警的手指被咬下了一截……

坐在副驾驶上的邹晓义，脸色发白，心有余悸，衣服完全湿透。这样可怕的场面，他第一次遇到。刚才章老头的骂声使他不得不想，明天下午开庭，他们到底会怎样？到底会用怎样的手段为难自己？

他拿出了手机，捣鼓了半天，还是没有一点反应。他微微叹了一口气，把破手机放进了包里。

何丽娜看了一眼车上的时间，已经是3点11分，离动员大会还有十九分钟。时间紧迫，她加大了油门。

警车在高低起伏的丘陵中快速行驶着，向湖滨县城方向驶去。

二

湖滨县人民法院坐落在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办公大楼与审判大楼成九十度直角，庄严地守望在那里。

九层高的办公大楼坐北朝南，静静地耸立在火辣的太阳底下，灰色的墙体上，国徽耀眼夺目。

审判大楼坐东朝西，面向人来车往宽阔的大街，高高的罗马柱门厅上方，同样悬挂着鲜艳硕大的国徽。

整个大院绿树环抱，庄严肃穆。

何丽娜驾驶的警车在法院南大门外紧急刹车，她和邹晓义的身体随着汽车骤停的惯性向前一倾，警车的喇叭发出了短促的一声“嘀”，被太阳烤蔫了的电动门突然惊醒，开始懒洋洋地在轨道上滑动起来。

何丽娜的手提包里传出了“滋滋滋……滋滋滋……”手机震动的声音，这种麻酥酥低沉急促的声音，犹如一道魔咒：不好！还是迟到了。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邹晓义，立即将包递给了何丽娜：“肯定是钱庭长的电话。”他皱了一下眉头。

何丽娜从咖啡色的包里掏出手机，才打开，电话里就传来了钱程庭长不满的催促声：“怎么还不到？开始点名了！”

“到了，到了，到法院了。”她急切地回答，一双明眸瞟了一眼车上的时间，时针已经指向3点29分。

滚烫的广场上已经车满为患，五个派出法庭的人员回到法院，原本还算宽敞的大院，显得拥挤不堪。

何丽娜沿着广场来回开了一圈，还是找不到车位，急得她干脆掉头，把警车直接开到了办公大楼前，冲着高高的台阶骤停了下来，差一点撞倒“请勿停车”的警示牌上。

她和邹晓义几乎同时打开了各自的车门，拎着包向西面的审判大楼跑去。

他们跨上审判大楼高高的台阶，穿过大厅，直接冲向第一法庭。

法庭门口，一股冷气袭来，浑身是汗的何丽娜一个激灵。

整个会场，气氛严肃，深棕色窗帘把整个会场遮盖得严严实实，几十盏筒灯像星星洒满夜空。在一片淡蓝色的会场里，唯有两张座位空缺无人，空荡荡的靠背上，粉红色纸条上面赫然写着“何丽娜”“邹晓义”的名字。

他们俩均放慢了脚步，轻轻地向座位走去。

主席台上，一排淡蓝色的制服里，多了一位穿白色短袖的陌生面孔。

他是湖滨县委副书记贺建庄，分管政法工作已经多年，今天他的到来，足见这次会议非同寻常。

主席台的正前方，腾空一条红色横幅，上面写着“湖滨县人民法院‘百日竞赛’动员大会”几个大字。领导们的身后墙上，悬挂着一枚庄严的国徽。